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三

本朝七

盜賊

蜀中有趙教授者因二蘇斥逐以此揺動人心遂反當時也自響應但未幾而揩宗上仙事體皆變了所以做得來也沒巴鼻蜀人大故强悍易反成都嘗有一通判要反已自與府中都吏客將皆有謀了不知如

何一婢走出来告云曰逐有官員来議事帥因下簾令辦府中人則皆每日所見合謀者其事遂敗義剛

方臘起向鄉林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必不戰而自平揚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葢自祖宗以来多尚寬仁不曾用大剛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来靖康時多盜葢敵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皆隨即仆滅但見

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敵人不来盜亦難禁止葢是饑荒極了義剛

方臘之亂愚民望風響應其間聚黨刼掠者皆假竊臘之名字人人曰方臘来矣所至瓦觧臘之婦紅裝盛飾如后妃之象以鏡置胸懐間就日中行則光彩爛然競傳以為祥瑞僩用

論及楊幺云當時也無甚大賊不過只是盜賊而已如李成之徒也只是刼掠若無計則不過自食人皆不

是做事底義剛

建賊范汝為本無技能為盜亦非其本心其叔積中却素有包藏陰結徒黨置兵器滿倉箱中其徒勸之舉事每每猶豫若有所待有不快於中者輒火十數家且殺人因劫之為首其人終不肯但曰時未可我決不能為汝輩可别推一人為主衆遂擁戴汝為勢乃猖獗建之士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者善文章多材藝或已登科皆望風往從之置偽官日以蕭曹房杜

自相標置以漢祖唐宗頌其功德汝為愚人偃然當之朝廷遣官軍來平賊時秋稼已熟賊間官軍且至放水灌田又以禾穟相結連已而決膝去水官軍至不諳其山川道路賊縱之入山山路險隘騎卒不能前賊覺官軍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誘官軍官軍出山爭趨田中既為結穟牽絆又陷泥淖賊因四面麈擊之官軍大敗乘勝據建州三年累降累叛竟遣韓世忠來方能勦除之汝為自縊尸為衆所焚弗獲初建

人陸崇謝尚有鄉曲之譽陸乃龜山增為士人時賊極端重頗似有德器者賊聲言使二人来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賊有二心乃拘縶久之歐陽輩又説之日盆切因循遂為賊用賊敗歐陽頴士吳琮先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輩至必死與其戮於市朝且極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逵曰易爾乃密令人為藥三丸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無毒者逵取無毒者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逵既至行在

歸罪于二人理官無所考證迄從末減但編置湖南某州中途又逃去或為道人或為行者或為人典庫藏後迤邐望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數月復北走降敵改名宜生登偽科後擢用甚峻逆亮將犯淮時猶為之奉使比來時黄尚書通老為館伴黄幼與之同筆硯雅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以故辭遂改名張子公宜生猶問子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欲扣北庭事不可得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登

亟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来言方終而介使至宜生色為之變既歸即為敵所誅龍泉尉施慶之乃其族也常舉宜生十數詩內入使時題都亭驛詩云江梅的皪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入在江南望江北斷鴻聲裏送潮来又按蕭閑集注宜生字朋望建安浦城人宣政間為頴州教授與宗室趙德麟友善後仕劉豫豫廢歸其國歷南臺郎中刺隰深二州名為禮侍累遷侍講道號三住道人。儒用

一士人見龜山容貌甚端莊坐不動每来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故宅眷辟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

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此好人愈為所取後以女妻之乃陸棠也及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過

李楫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廣

瀘州之事朝廷既是命委清强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裏究官便是捉賊官且如揀差體究官帥司秪密

著一不下司文字與之令到地頭體究隨宜便與處分若體究官到彼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来煎迫亦須開門放入但只與之言今日之事既是如此若大兵四合勦滅亦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這頭首人合當出来陳説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梟之事即定矣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殘破道夫

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托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初世襲太宗欲取之遂名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一日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後朝廷又名其兄歸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屬朝廷又在西夏之外為西夏截斷又以兵圍之使不得通朝廷靈州絶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無水不可掘每兵行則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多少人行其

沙地上皆動陷了數百人馬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言時參政張洎南唐亡國之臣專以諂敗其主歸又以諂遭遇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說上問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說端言如此則各有說非僉議合謀之意洎即詆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進說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說朝廷遂詔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為不可如此則被夏人掩殺須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漸引去

方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為夏人所破矣因而為彼所
有後来朝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輩用兵後徐
禧永樂之敗是也張魏公僑官於陝西嘗登髙望見
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不甚濶如何强盛被他守
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輙敗今依舊五州全又更
取過那邊去了土地合濶矣只見强盛金人亦不奈
何當時亦曾敗於彼揚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来韓范亦無素定基

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来納欵求和這全不可曉後来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為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鬬三五年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

義正當故做得恁地道夫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葢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来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

番其後卻只務經理内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儒用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黄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池録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横山之險乃山之極闕石本朝則自横山以北盡木

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神宗銳意欲取横山葢得横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横山之要又在永樂故永樂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按編年重和元年童貫命种師道劉延慶等取夏國永和等寨大敗夏人而還六月夏人納欵初夏人恃横山諸險以抗中國慶歴中王嗣宗范仲淹建議取之會元昊納欵而止元豐中李憲建議又會王師失利神宗厭兵不克行貫常從憲得其規政和初議進築至是十餘年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納欵然國家是時已建下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女真通乙巳冬女真圍太原夏人犯河外

則是横山之取有以結怨於彼也　又曰神宗初即位富韓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説著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説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懽時建昌軍司户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經畧司機宜後知通逺軍遂一戰而復熈河捷書聞上大喜觧白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待制以為熈河帥熈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熈州只是廣漢

之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毋於一勝之後廟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誦之儒用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義剛

人主好勤遠畧底也是無意思當初高麗遣使来朝廷

只就他使者以禮答遣之神宗却要別差兩使去緣他那裏知文故兩使皆侍從皆是文人高麗自是臣屬之國如何比得契丹契丹自是敵國義剛

嘗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喻其進先秦古書及進來内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真偽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為他所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有是事蓋招徠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

且神宗是甚次第剛明設使所進真有契於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之又記文昌雜録中説高麗所進孝經門上下一二句記未真綿經只是識綿之書必無進先秦古書之事但嘗聞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章下高麗本云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説近是儒用

或問高麗風俗好曰終帶蠻夷之風後來遣子弟入辟雍及第而歸者甚多嘗見先人同年小録中有賓貢

者即其所貢之士也賔貢二字更須訂證當時宣賜幣帛之外又賜介甫新經三十本盛以黒函黄帊其外得者皆寶藏之儒用

國家方與女真和時高麗遣使来求近上醫師二人上名老醫擇二人遣往至則日夕厚禮皆不問醫而多問禁中事二醫怪而問之高麗主曰我有緊密事欲達宋皇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親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問公禁中事者欲以見公是所親信耳

二人因問之高麗主曰聞宋皇欲與女真和夾攻契丹此非良策葢我國與女真陸路相通常使人察之女真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我國亦不能自存此合當思所以備之二人問所以備之之説曰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因令觀教其女真陣葢如拐子馬之類二人歸奏上怒名老醫而責之其一人出門吐血後不死其一人歸即死。義剛儒

用録云先生嘗見玉山汪丈云得之御史臺一老吏方徽宗通好女真為滅遼之約高麗有所聞欲納忠

誠不可得遂托病遣使求醫於本朝且願得供奉内庭上所親信者遂擇二國醫以往至則館御供帳具禮甚厚但經月無引見之旨二醫怪之私有請於館伴者一日得旨入見引至内庭盡屏左右諭二醫曰寡人非病也顧有誠欵願効於上國欲得附卿奏之幸密以聞二醫許諾則曰女真人面獸心貪婪如豺狼安可與之共事今不早圖之後悔無及聞其訓練國人皆為精兵累歲有事于燕每戰輙勝小國得一二陣法可與之角如欲得之敢不唯命諭畢乃厚為之禮而遣之二醫歸具奏本末徽宗聞之滋不樂且懼其語泄丞相童蔡輩乃為食於家名二醫以食之食畢而斃

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者多是有術以制之

高麗要五十餘主今此方為權臣所簒而易姓。義剛

又

一條云高麗得四十主今已易姓姓王

金之舊治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則往一山忘其名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揚

燕山之北古有大山嶺為隔但有一路傍險水後來石晉以與耶律則其險路在其度內矣揚

燕山是古幽州石晉割賂契丹契丹既為金人所滅其種之桀者遂來據燕其主死其妻蕭太后主之童貫

蔡攸往取之番番兵敗後金人自取之朝廷求之遂盡載數州之物婦女之類而去更索厚資賣之朝廷以其所索之物與之遂得數州空地朝廷空内資以守之郭藥師者燕將初歸本朝金人来取燕遂歸金郭只留守燕及本朝得燕郭又迎降金人一日大節冬至之類官吏都集賀郭郭留飲盡取各人家屬之類盡来飲少頃金人兵至無一人得脫者自此遂入冦矣朝廷與大遼結好百十年矣一日忽與金人約共攻

遼而本朝無一人往是時方十三起童貫自這邊來了遂不及往既失約後取燕又是金人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時相王黼主其事童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送其子云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都作兩下取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主又有一子絛上書言其父不是聞亦是其父之謀也金寇初圍城時京云有一策可使敵人一兵不反朝廷使人問之云見

上方可言寇去人問之云決汴河可以灌之後寇再来未至時已決之矣西北數千里渺然巨浸東南遂為寇所據四方音問一信不通以此故也揚

尼雅滿圍太原一年有餘姚師古輩皆為其戰退遂破太原張孝純守太原一年多少辛苦及城破拚一死不得遂降後為劉豫處官太原既破遂一直圍京城揚

李若水勸欽宗出李謂金人可信醉後枕人睡熟以此信之揚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名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揚

金人有一謀時聚諸尊長於一屋內全不言只用一物畫地謀了便各去做如其事難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量　揚

烏珠征蒙死於道有三策獻於其主一則以汴京立淵

聖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曰若行前二者也被他攬又曰道君有子四十人只放二十人歸来這二十人親王也要物事供他（焘）金至紹興守臣李鄴降金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泛海金人走明州人令呼俊張俊不来時殺去可大勝遂休了辛巳逆亮来時一隊自海中来李寶自膠西殺敗李鄴既降與金酋並馬出有一衛士赴駕不及尚留紹興見之以一大方磚遂打其酋幾中因

被害死之今立一廟在其所賜旌忠額後人皆於其廟賣酒某至一切逐去之説與王書令崇奉之先生又云某在時更為大其廟其衞士姓唐揚

劉豫来寇朝廷只管謀避計李伯紀云自南京退維揚遂失河東北自維揚退金陵遂失京東西一番退一番失設若是金人来奈熱不得亦著去不能久留今又只是劉豫只是這邊人渠得一邑守一邑得一郡守一郡如何只管遠避揚

逆亮入寇時劉信叔在楊州亮欲至劉盡焚城外居屋盡用石灰白了城多寫完顏亮死於此字亮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多不可容必致變果死滅揚

王仲衡云北朝大臣有過時用紫茸氊鋪地令伏其上杖之嘗有一宰相一駙馬受杖駙馬因此悒怏而死非恨其杖也恨不得紫茸氊也又曰嘗有一官人出有一吏人来至其花園中背上黄袱袱得一束文字某問何文字曰史書也那官人伊是史官某問可借

否曰不妨遂開看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某謀
南伐若以為是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不是合盡忠
極力以諫之不可依違以敗成筭今其人畧畧諫之
可杖六十揚
揚噶克大師阿固達揚噶克之子 武奇邁阿固達之弟 完顔亶武奇邁之子 完顔亮完顔雍葛王璟斡里雅布烏里温烏珠
皆阿固達兄弟也阿固達既死諸酋立其弟武奇邁
武奇邁死國人欲立阿固達之子按班貝勒此五字不知如

何記不得按班貝勒名宗盤北朝謂大官人也按班者大也貝勒者官人也大官人者即所謂太子也諸酋不肯復立武奇邁之子完顏亶而以按班貝勒為相按班貝勒實懷怨望云已當為主亶覺之遂殺宗盤一日遂盡誅二十七王烏實亦被誅貝勒亦在其中二十七王皆其黨與兄弟也連蔓宗族親舊皆殺了亶又為亮所弒自立葛王先名裦後以其字似袞字遂改名雍亶亮皆兄弟也亶之父行名皆從宗兄弟名皆從二尼雅滿亦阿固達族人嘗為相初

入中國破京師斡里雅布尼雅滿也斡里雅布早死烏里
温後亦早死尼雅滿後來勸立劉豫内則蕭慶主其事蕭
慶用事久及烏珠達蘭廢劉豫而誅蕭慶尼雅滿爭之不
能得亶遂忌之尼雅滿悒怏而死後來獨烏珠得後
死初敵入中國問何姓最大中原人答以王姓最大
敵人呼王為完顔自是王者之後遂姓完顔又問敵
人今漸衰替曰卒急倒他未得被他立得箇頭勢大
若十分中做得一兩分事便足以扶持振起除是大

無道殘暴酷虐則不知如何若是如此做將去無大段殘暴之事恐卒消磨他未得蓋其勢易以振起也

卓

論及北庭事當初起時如山林虎豹縱於原野豈有異伯謨曰當時曲端獻策不出十年彼必以酒色死方可取先生曰阿固達纔得幽州便死曽見有人論北人無事權在其主用兵權在將故敵主不用兵此說是大抵當初出時如虎狼及志得意滿與我何異因

與某人欲請邉郡自效先生曰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上之人不欲用兵而我自欲為之是不識時閗恢復之事多始勤終怠如何曰只以私意為之不以復讐為念可學

葛王大故會他所以要和親者葢恐用兵時諸將執兵權或得要已不如和親可坐享萬乘之樂其初雖是利於用兵到後来惟恐我来與他厮殺義剛

葛王便是會底他立得年號也强謂之大定義剛

葛王懲逆亮之敗一向以仁政自居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今老矣不及見矣或者
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
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又曰他豈
變夷狄之風恐只是天資高偶合仁政耳友仁
南渡之後說復讐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並是
半上落下說雖魏公要用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
以高宗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列秦檜主和金歸河

南上下欣然便只說得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無范伯達如圭則陵寢一向為乏主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只說莫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潰於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韓魏公煞是箇人物然亦還是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擔當賀孫論規恢復

檜死上即位正大有為之大機會揚

邵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邵公人時家明角揚采人唐鄧汝三州皆

官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吳玠更要人錢敵騎來走歸矣金人一番圍泗州弘力抵之後村兵至方解。揚

泗海唐鄧四州皆可取西京中原之地逆亮來時用兵僅取得此四州而湯思退無故與之惜哉揚

晉人下吳却是已得蜀從蜀一造船直抵南岸周世宗只圖江南是時襄漢蜀中別有主所以屯淮上開河抵江今蜀中出兵可以入武關從襄漢樊鄧可以擣

汝洛縣淮上可以取徐州辛巳間官軍已奪宿州國家若大舉只用十五萬精兵德明

江州皇甫將倜名曾領兵守信陽作山寨三年云由其山接金房諸山而出取西京中原云國家用事某顧當此一路去都不用國家兵糧沿路人皆自願為兵且與糧其人忠醇能同甘苦得士心不附內貴然亦未必能以律御兵而戰也揚

陳問復讐之義禮記疏云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

書庶人許五世復讐又云國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譏自桓至定公九世孔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曰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譏春秋美之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譏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

者動引譏美為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譏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國君復讐之事又不同個云如本朝夷狄之禍雖百世復之可也曰這事難說久之曰凡事貴謀始也要及早乘勢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他親見齊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又親與之宴會又與之主婚築王姬之館於東門之外使周天子之女去嫁他所為如此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讐人如此如何更責他報齊桓公况更欲責定公

夾谷之會爭那裏去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沒氣勢無意思了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名諸侯如此則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又況桓公做得氣勢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復得讐若欲復讐則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

當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連率必以復讐為事殺得襄公而後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親與之同會與之主婚於其正當底讐人尚如此則其子何罪又況其子承其被殺後而入國又做得國來自好莊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復而俛首事之也陳問若莊公能殺襄公了復與桓公為會可否曰既殺襄公則兩家之事已了兩邊方平自與桓公為會亦何妨但莊公若能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

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氣勢方急時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況復讐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讐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漢武帝引春秋九世復讐之說遂征胡狄欲為高祖報讐春秋何處如此說諸公讀此還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詭耳如本朝靖康金人之禍看來只是高宗初年乘鳥

珠尼雅滿斡里雅布及阿固達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讐就此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鋭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當時號為端人正士者又以復讐為非和議為是而乘時喜功名輕薄巧言之士則欲復讐彼端人正士豈故欲忘此讐葢度其時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勸用兵孝宗盡被他説動其實

無能用着輙敗只志在脫賺富貴而已所以孝宗盡被這様底欺做事不成葢以此耳僩云但不能殺其主耳若而今捉得其人来殺之少報父祖之怨豈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来殺豈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孫干他甚事又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説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説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

文是子胥来今之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言當執之但勿為兵首從人以殺之可也曰盡是胡解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舊君有服禮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戎首来殺你已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蓋甚之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於其君便可以如此也

讀書不可窒塞須看他大意個

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道夫

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㽦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

之資則敵首可梟矣道夫

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某常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復某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

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政刑耳

本朝禦戎始終為和字壞後來人見景德之和無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當時本朝全盛抵得住後来與女真彼此之勢如何了揚。和戎

問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為講和所誤金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

得金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他當初自北朝來時已知
得金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箇又投合金
人之意金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
時長驅中原之鋭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兼金
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
亦稍稍强所以他亦欲和卓
秦檜自北朝歸見金人溺於聲色宴安得之中國者日
夜爛熳亦有厭兵意秦得此意遂歸來主和其初亦

是矣然屈已奉之蕩不為一毫計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後當逆亮之亂一掃而復中原一大機會也惜哉揚

秦檜講和時歲幣絹二萬五千匹銀二萬五千兩今歲絹減五千匹銀減五千兩此定數每常往来人事禮數皆用金銀器盛腦子貴藥之類率所費不貲大約等絹三千五百文一匹銀二千五百文一兩大數一百二十萬緡彼来時只是些羊巴匹段之類甚微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

歷代一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閎祖以下歷代史以）

太史公書踈爽班固書密塞（振）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為証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伯恭每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藳高祖紀記迎太公處

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
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曹器遠説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 先生曰伯夷
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云黄屋左纛朝
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曰某嘗
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踈闊
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閎祖
因言班固作漢書不合要添改史記字行文亦有不識

當時意思處如七國之反史記所載甚踈略却都是
漢道理班固所載雖詳便却不見此意思吕東萊甚
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
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
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為豫
哉固遂節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
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貳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
今史記中却載全文又曰屏山却云固作漢紀有學

春秋之意其叙傳云為春秋攷紀又曰遷史所載皆是随所得者載入正如今人草藁如酈食其踞洗前面已載一段末後又載與前說不同盖是兩處說已寫入了又據所得寫入一段耳

顔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者漢宣渭上詔令單于毋謁范升効周黨伏而不謁謁不知是何禮數無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方子必大録云想謁禮必又重

漢書有秀才做底文章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

漢書言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一箇人字甚分曉道夫

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拳音桊攘臂繩今之骨袖手圈也言解鬬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桊繩也批亢擣虛

亢音剛喉嚨也言與人鬬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也倜

沈存中以班固律歷志定言數處為脛說是小說中脛廟之意蓋不曉筭法而言爾人傑

漢書引繩排根音痕不附已者今人誤讀根為根注云猶今言根㭘音戶谷反之類蓋關中俗語如此根㭘猶云抵拒擔閣也引繩排根如以繩扞拒然倜

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方子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饒何氏録作比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揚

載記所紀夷狄祖先之類特甚此恐其故臣追記而過譽之

舊唐書一傳載乞加恩相王事其文曰恩加四海宋景

文為改作恩加骨肉

五代史畧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

揚

五代舊史温公通鑑用之歐公盖以此作文因有失寔處如宦者張居翰當時但言緩取一日則一日固二日則二日固歐公直將作大忠説得太好了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學如何曰讀其書自可見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

佯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為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又温公不喜權謀至脩書時頗删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删去數行只讀着都無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論説以斷之驤

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説

明仲看節通鑑文定問當是温公節否明仲云豫讓好處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簡子云真義士也今節去之是無見識必非温公節也方

温公無自節通鑑今所有者乃偽本序亦偽作

通鑑例每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晋冬始篡而以此年繫之曾問吕丈吕丈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年下面注所改年號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為更法之首温公却節去之只存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温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僩

通鑑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謂收之為奴婢

不得比良民有罪則民得以告之官而自殺之僩

溫公論才德處未盡如此則才都是不好底物矣僩

或問溫公才德之辨曰溫公之言非不是但語脉有病耳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剛明果決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謂昏德若塊然無能為亦何取於德德是得諸已才是所能為若以才德兼全為聖人却是聖人又夾雜箇好不好也銖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

已才者能有所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説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節

問温公言聰明強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温公之言便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便將何者喚作德也銖

温公以正直中和為德聰明強毅為才先生曰皆是德

也聖人以仁智勇為德聰明便是智強毅便是勇賜

陳仲亨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義剛

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

如此唐太宗從諌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髙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皓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説如何動得他又謂髙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温公乃謂髙祖殺四人甚異（事見攷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却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丘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温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

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温公此様處議論極純

因論章惇言温公義理不透曰温公大處占得多章

小黠何足以知大處揚

温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升卿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温

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見管見後唐莊宗六月甲午條下

方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録極好看常思量教

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録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學蒙

稽古録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裡做成元無義例閎祖

稽古録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高峻唐人通鑑中亦多取之方子

康衡傳司馬公史論稽古錄范唐鑑不可不讀賀孫

致堂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唐鑑欠處多看底辨得出時好

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它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貶其說僩

范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處不圓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此文草草之甚其人資質渾厚說得都如此

平正只是踈多不入理終守臣節處於此亦須有些

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

楊録云程門此人最好然今看都只是氣質呂與叔緊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

做處儘好只為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别問歐陽以除

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賛之無乃太

過曰只為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

其言如此端蒙

范氏以武王釋箕子封比干事比太宗誅髙德儒此亦
摝他眼前好處恁地比並也未論到他本原處似此
樣且寛看若一一責以全則後世之君不復有一事
可言 端蒙
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
唐鑑議論覺似迂緩不切考其意葢王介甫秉政造新
法神考專意信之以為真可以振起國勢一新其舊
故范氏之論每以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間而不在

法如言豐財在於節用神考曰豈有着破皁禈破皮鞋即能致國富邪公謹

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祖閎

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是切於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唐鑑也有緩而不精確處

如言租庸調及楊炎二稅之法說得都無收殺只云在於得人不在乎法有這般苟且處審如是則古之

聖賢徒法云爾他也是見熙寧間詳於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道夫

或說二氣五行錯揉萬變曰物久自有弊壞秦漢而下二氣五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自堯時至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箇光武起整得畧畧地後又不好了又得箇唐太宗起来整得畧畧地後又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或云本然底亦不壞曰固是夔孫　論歷代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可誰何而畿外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常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僩

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

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殺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大必

問春秋時良法美意尚有存者曰去古愈近便古意愈多以升卿下春秋

成周之時卿士甚小到後来鄭武公們為王卿士便是宰相恰如後世侍中中書令一般

論周稱卿士不同在周官六卿之屬言之則卿士乃是六卿之士也徒幾人士幾人如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如周人

將畀虢公政亦卿士卿士惟月衛武公爲平王卿士之類則這般之職不知如何子蒙

封建世臣賢者無頓身處初間亦未甚至春秋時孔子事如何可學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桓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桓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

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桓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說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僩

問揚管仲子產如何揚謂管仲全是功利心不好子產較近道理聖人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然只就得如此如何是本原頭有病否曰是本原雜閒傅全美謂范文正所為似子產 謂細 賜 是否曰文正跡決不相似

亦麁曰只是雜 揚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人傑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云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

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皆是降隂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髙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卓

因論甯武子義劉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

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淳錄云大處有大君臣小處有小君臣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来便都遼絶今世如士人猶畧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数千里它曉得甚麽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太祖軍法曰一階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義剛淳錄畧

鬻拳只是箇粗豪人其意則忠而其事皆非理不足言

也 僩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木之

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其種散史記故後號為百越此閩廣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㝡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吳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陣這两人所以不向齊晋那邊

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蕪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南越地平曠閩廣是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為南越孫賀

越都會稽今東在外所門土地只如今闊狹後并吳了卻移都平江亦名會稽秦後于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爭多越尚着許多氣力今敵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須着喫些艱

辛如越始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某在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國當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自越之後後来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也揚

范蠡載西子以往王銍性之言歷考文書無此事其原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吳會一舸隨鴟夷王解此意又不然曰王性之不成器如這般發事渠讀書多考

究得甚精且多也揚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者哉陳仲亨不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别有箇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屨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

問𡸁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以下戰國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裡事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乖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義剛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

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它又怕那三國来分他底連忙發遣了它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它也煞費氣力被它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它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它當時那咢也

去扛得来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刼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柰他何義剛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有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

攻不下　壽昌

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當如此用速做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光武下一城不得明帝謂下之太速揚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强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鬬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它說它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它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

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它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　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它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它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義剛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所在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

受死決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類何嘗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

常疑四十萬人死恐只司馬遷作文如此未必能盡坑得許多人德明

常思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僩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獃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

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畧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是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燕丹知燕必亡故為荆軻之舉德明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踈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温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觀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懼蓋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守關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它幾箇心難一如何有箇人兜攬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

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只是責辦于已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强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它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㢘秦不来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

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義剛　夔孫錄云因說蘇秦激張儀入秦事曰某嘗疑不恁地做得拙蘇秦豈不知張儀入秦會翻了他想是蘇秦輸了這一籌其徒遂裝撰此等說話人傑錄云常疑蘇秦資送張儀入秦事恐無此理當時范雎蔡澤之徒多是乘人間隙而奪之位何嘗立得事功吳起務在富國强兵破遊說之言縱横者若是立脚務實自不容此輩紛紜撓亂也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

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後来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来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睢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廣秦

陳仲亨以義剛所疑問云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伯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伯道

之說耳先生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義剛問不知温公削去前一截是如何曰他說無此事不肯信又問如子房招四皓伊川取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而温公亦削之如何曰是他意裏不愛不合他意底則削去某常說陳平說高祖曰項王能敬人故多得廉節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廉節之士多不為用然廉節士終不

可得臣願得數萬斤金以間疏楚君臣這便是商鞅說孝公底一般他知得高祖決不能不嫚侮以求廉節之士但直說他則恐未必便從故且將去嚇他一嚇等他不從後却說之此政與商鞅之術同而温公也削去若是有此一段時見得他說得有意思今削去了則都無情意他平白無事教把許多金來用問高祖便肯如此等類被他削去底多如何恁地得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皆着存得在那裏其間自有許多

事若是不好底便不載時孔子一部春秋便都不是了那裏面何所不有義剛　元本云商鞅先以帝王說孝公此只是大拍頭揮他底

它知孝公必不能用得這說話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色底來通鑑削去前一節温公之意謂鞅無那帝王底道理遂除去了温公便是不曉這般底人如條侯擊吳楚到洛陽得劇孟隱若一敵國亦不信

他說道如何得一箇俠士便隱若一敵國不知這般人得之未必能成事若為盜所得然會撓人盖是他自有這般賓客那一般人都信向他若被他一下鼓動得去直是能生事又如陳平說高帝謂項王下人能得廉節之士大王慢侮人故嗜利無恥者歸之大王誠能去而短集而長則云云然大王恣侮慢必不得廉節之士故勸捐數萬斤金以間楚君臣這也是度得高祖必不能下士故先說許多話教高祖亦自

知做不得了方說他本謀来故能使人聽信某說此正與商鞅之術同而温公亦削了夔孫録同但云温公性朴直便是不曉這般底人得劉孟事也不信謂世間都無這般底人

以今觀之秦取六國當甚易而秦甚難之以古来無此樣不敢輕易因說後世簒奪難大凡事前未有樣者不易做揚

仲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横一箇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

便是陌若是十箇涂恁地直在横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閒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説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寛鄉爲井田狹鄉爲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

澤傳兩句然又却多方回互説從那開阡陌之意上去義剛

問井田阡陌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攷来蓋陌者百也阡者千也井田一夫百畝則為遂遂上有徑此是縱為陌十夫千畝則為溝溝上有畛此是横為阡積此而往百夫萬畒則為洫洫上有涂涂縱又為陌千夫十萬畝則為澮澮上有道道横又為阡商鞅開之乃是當時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為無用一切破蕩

了蔡澤傳云商君決裂阡陌乃是如此非謂變井田為阡陌也夔孫　僩録云人皆謂廢古井田開令阡陌云云

阡陌是井田路其路甚大廢田遂一齊開小了作田故謂之破井田開阡陌　揚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黄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它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来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

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它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節錄作從長安角上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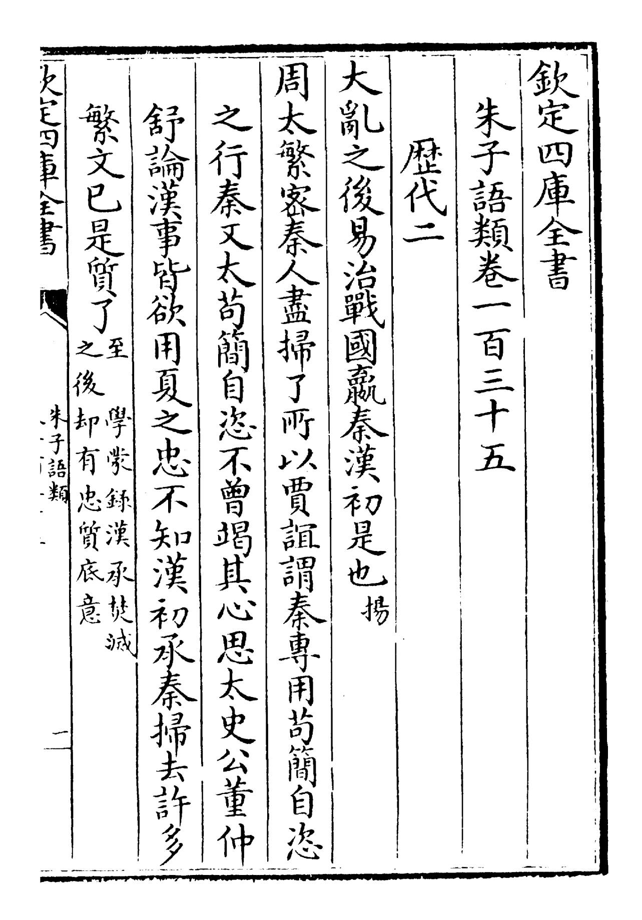
秦以水德王故數用六為紀振

五德相承古人所説皆不定謂周為木德後秦以鄒衍

之說推之乃以為火德故秦以所不勝者承周號水德漢又承周不承秦後又有謂漢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三代而上未有此論則東坡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又未必是揚

咸陽在渭北漢在渭南秦建十月已久通鑑不曾契勘揚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四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

歷代二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揚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至學蒙録漢承焚滅之後却有忠質底意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若海

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刻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人家亦然義剛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祖道

伯謨問汪公史評說酈食其說得好曰高祖那時也謾

教他去未必便道使得着又問聖人處太公事如何曰聖人須是外放教寬一面自進必不解如高祖突出這般說話然高祖也只是寬他劉項之際直是紛紛可畏度那時節有百十人有千來人皆成部落無處無之那時也無以為糧只是刧奪賀孫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强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

心人傑録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羮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當人傑録云分羮之說則大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方子録却云杯羮之語只得如此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間機會之来間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

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邪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 德明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壯祖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會不得但它見太公擁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僩

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壽昌

義剛說賜姓劉氏云古人族系不亂只緣姓氏分明自髙祖賜姓而譜系遂無稽攷姓氏遂紊亂但是族系紊亂也未害於治體但一有同姓異姓之私則非以天下為公之意今觀所謂劉氏冠非劉氏不王往往皆此一私意使天下後世有親踈之間而相戕相黨皆由此起先生曰古人是未有姓故賜他姓教他各自分别後来既有姓了又何用賜但一時欲以恩結之使之親附於巳故賜之如髙祖猶少如唐夷狄来

附者皆賜姓道理也是不是但不要似公樣恁地起

風作浪說義剛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顔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

濟事在方子

高祖子房英項羽雄道夫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

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_雉

程先生謂何追韓信高祖通知亦有此理無垢謂申屠嘉責鄧通文帝亦通知恐未必然嘉乃高祖時蹈弩之卒想亦一樸直人文帝教做宰相便為他做有事當行便行大事記解題謂自嘉䔒宰相權便輕了為以御史大夫副之也_揚

論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

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着僩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爾而子房尚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夫道

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黄老皆自黄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黄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様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竒偉曰此又忒煞不黄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来事業則都是黄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来緣飾遮盖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

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黄老中来一則從申韓中来

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歂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廣

子房多計數堪下處下揚

張良一生在荆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横屍萬里他都不知椿

叔孫通為緜蕝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嘩失

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一人傑、必大録云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下肅然震恐無敢喧嘩時以為善然不過尊君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無三代燕饗底意思了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它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它耳 僩

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紛爭却不出只為吕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僩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横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

可知史謂大臣隂謀以少帝非恵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吕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如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别立宗英燕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縁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髙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它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来所為固謬燕當時便廢他不得當召平髙於四皓但不知髙后時此四人在甚處蔡文云

康節謂事定後四人便自去了曰也不見得恐其老死亦不可知廣

韓信反無證見閎祖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狀揚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道夫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蔚

文帝學申韓刑名黄老清静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

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只是養民一節畧同亦如周人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或者說關雎之詩正謂康后淫亂故作以譏之蒙子

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為大綱類墨子賀孫

或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

十五日小功七日服纎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纎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乃畿内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子蒙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隂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髙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令君審於音臣恐其聵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葢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耳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

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徳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令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

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_{道夫}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

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輙易也自脩

賈誼說教太子方說那承師問道等事却忽然說帝入太學之類後面又說太子文勢都不相干涉不知怎

地賈誼文章大抵恁地無頭腦如後面說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亦然他方說太子又便從天子身工去其甞疑三代之禮一句合當作及其為天子字盖詳他意是謂為太子時教得如此及為天子則能如此它皆是引禮經全文以為證非是他自說如此義剛

問賈誼新書云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應律聲音應律恐是以歌詠而言曰不是如此太子新生太師吹律以驗其啼所謂應律只是要看他聲音

高下如大射禮舉旌以宫偃旌以商便是此類文蔚

問賈誼新書立容言早立何謂早立曰不可曉如儀禮云疑立疑却是屹屹然而立也節

問賈誼新書曰此誼平日記録槀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亦多在焉方子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槀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問賈誼五餌之説如何曰伊川甞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

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今日金人亦是如此昌父曰交
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
固是但金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不為則
已為則五餌須並用然以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
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然何必夷狄嗇人歸女樂便
是如此了如阿固達初破遼國勇鋭無敵及既下遼席
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
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番人與一女子並轡

而語李克若求詩其勉爲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虎林正用阿固達事也個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畀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髙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便得箇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

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吕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掩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脩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麽輪臺之悔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先生歸後再有取答問日云狂

者志高可以有為狷者志潔有所不為而可以有守漢武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淳　寓録見狂狷章

漢守高祖無功不侯之法甚嚴武帝欲侯李廣利亦作計終破之法制之不足恃除得人方好因論子静取武帝曰取其英雄乃其不好處看人不可如此又謂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胷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之事則其論説甚多誼蓋皆與帝背者帝只是應將去誼雖説得如厝火薪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静不可撓　揚

武帝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為耻則須脩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償鋒鏑之慘道夫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雪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壽昌

王允云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如封禪書所載祠祀事樂書載得神馬為太一歌汲黯進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下面却

忽然寫許多禮記又如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歎一場全似箇醉人東撞西撞觀此等處恐是有意閎祖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說權謀功利說得深了覺見不是又說一兩句仁義然權謀已多了救不轉蘇子由古史前數卷好後亦合雜權謀了

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揚

漢儒注書只注難曉處不全注盡本文其辭甚簡揚

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伊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義剛曰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義剛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

曰亦有道理可學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裹屍之禍先生曰采薪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後自古論王

伯至此無餘藴矣義剛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説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辯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它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某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道夫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

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揚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

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後来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却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

何　𠎝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辭甚好又曰如宣元閒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𠎝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

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揚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今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来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德明

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

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
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
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僩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内學如徐
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
意傳所載脩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
義剛
徐孺子以綿漬酒藏之雞中云吊喪便以水浸綿為酒

以奠之便歸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所以綿漬者蓋路遠難用盌皿盛故也燾

或問黄憲可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因説至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是箇有病痛底聖人又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孟必不肯恁地只

為他任得過又問伊尹莫是枉尺直尋曰伊尹不是恁地只學之者便至枉尺直尋賀孫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宦者葬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遇揚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以行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慨然嘆曰使桓生行而死還於諸子何

有哉 賀孫

問罷遠君舉說漢黨錮如何曰也只說當初所以致此

止緣將許多達官要位付之宦官將許多儒生付之

閒散無用之地所以激起得如此曰這時許多好官

尚書也不是付宦官也是儒生只是不得人許多節義

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某常說只

是上面欠一箇人若上有一箇好人用這一邊節義

剔去那一邊小人大故成一箇好世界只是一轉關

子賀孫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謄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說着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麽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一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這只是胡說那時節是甚麽時節都無主了立箇渤海王之子

纘纔七八歲方說梁兾跋扈便被弒了立蠡吾侯為桓帝方十五歲外戚宦官手裏養得大你道他要誅他不要誅他東漢外戚宦官從來盤踞軌轍相銜未有若此之可畏養箇女子便頓放在宮中十餘年後便窮極富貴到得有些蹶跌便闔族誅滅無遺類欲為孤豚而不可得必亡之易未有若東漢末年伯謨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着手處且是無主了

如唐昭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捄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如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也其嘗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黄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小變動便成大病如乳

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繞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這是甚麽時節伯謨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着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萃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使覧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賀孫

荀文若為宦官唐衡女壻見殺得士大夫猒了為免禍計耳升卿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義剛

漢有十三州一州建一刺史剌舉一路則諸侯郡守雜建諸侯甚大如齊七十餘城大率置官法度之類與天子等七國變後方漸削奪主父偃用賈誼策分王諸侯子孫方漸小了後漢亦雜建魏陵逼諸侯甚每令人監之不得朝覲并親知往来曹丕待宗室如此

晉大封同姓八王之亂以此元帝中興亦以此齊梁間削奪諸侯尤甚唐亦尚有之然只是遥領揚

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淳

漢人斷獄辭亦如今之欵情一般具其罪引某法為斷淳

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有此語想此二字是自古相傳淳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